

庆山·著

·珍藏版·

春宴

Spring
Banquet

人与时间并行，
渐渐看清心灵的复杂褶皱和层次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庆山·著

·珍藏版·

春宴

Spring
Banquet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春宴/庆山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6

ISBN 978-7-02-011694-2

I. ①春… II. ①庆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21633 号

责任编辑 刘 稚 涂俊杰

装帧设计 李思安

责任校对 王筱盈
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44 千字
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0.875 插页 13

印 数 1-20000

版 次 201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1694-2

定 价 4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新版序
像一个人独穿隧道

《春宴》在2011年八月第一次出版。于夏天写完，从早到晚。也是我目前写过的篇幅最大的长篇小说。为了准备写它，我花了两年左右时间。这个过程也使我意识到，一个作者的工作并无明显的时间间隔。写字，是工作。日常生活观察、思考，经历和认知万事诸相，也是工作。作品构建出内心世界，创作者的思虑如同蚕丝，密密吐出、缠绕，完成之后，如同一次清空。这种清空，会使人洁净。创作行为有时如同新生。

这本小说是内心偏爱，很难复制。彻底终结掉一些主题，就此各归其位。

即便事隔多年，打开翻看，仍会惊奇于文字之中的洪流。古都，亭子，消失的桥，花树之下的宴席，白鸟，隧道，夜泳，独绳幻术……与书中各种意象相随的，是前进社会的荒诞、萧条、冲击、孤独。也是人的心路探索，和对爱与生死恒久的困惑和追问。

周庆长处境边缘，与现实社会有所脱节，却对生命内在充满质询，更接近自然人。她也是我多年一直在书写的那种人。这些人的生活方式、心性、

习惯、情趣、价值观、目标与外界的主流倾向有所区别，但从不怀疑自己，也不无端攻击或愤怒于外界。只是默默走自己的路。并且走得执拗、专注，好像一定要追究到源头。

心的深邃曲折，胜过外界一切喧嚣。而外界种种，最终也不过是心的折射。那么，心的源头是什么呢？

《春宴》这篇小说，像一个人独穿隧道。入口很窄，也很深入。读者对它的反应不一样，有些翻了几十页觉得难以读下去，有些反反复复读多遍。每读一遍，在其中找到新的意味。愿意安静下来去思考一些日常无法触及的问题。

书中浩浩荡荡几十万字，读者可以畅游其中，按照各自的心性和理解力去给予回应。里面有三组人物，最终他们在现实中发生交会。这种交会的寓意在小说中无处不在，包括人名、地名一些细微之处，仿佛时空一体，充满平等性。若用佛经中的概念去理解，是一个无量无边的世界。在整体之中，人如同微尘。但在个体的生命之中，却充满艰辛的探索和行进。

《春宴》与外界有所隔膜，阅读上的障碍也在于此。但这种隔膜恰恰也是好的，经得起时间。作品在当下显得疏离，一些年月之后，或许其深意可被感应。

对作者来说，写出一本可以代表自己的思考和探索的作品的机会，

并不是能够始终都有。《春宴》承载着这些，漂流于世间，文字在与陌生人的邂逅相会之中，获得它的活力。这对书来说，也已足够。

庆山

2016 / 4 / 5 北京

初 版 序

所有想说的话，已写在小说里。故事中的人分别说出我想说的话。

写至小说临近尾声，北方空气已有凉爽之意。白杨树林持久蝉鸣无法停息，整个夏季写作这个故事。在郊外农舍几近与世隔绝，全日工作，写累时在旁边沙发上短暂入睡，醒来又写。有时深夜出门迎着月光跑步。如此，与人世两相遗忘。

若缺少人的参加、介入、发言或行动，万物照旧寡言兴盛。微小人类所持有的不过是自身存在。譬如，我记得午后时有雷阵雨，雨声在二楼屋顶发出暴烈声响，排山倒海，天地如同融合一体。站在窗边凝望白茫茫雨雾，世间此刻超离现实。在雨声中读书和入睡。瞬间，云团飘远，天色放晴，阳光重新逼人眼目。我珍惜每一刻这样的感受，持重心情如同它们将不复再来。

蝉鸣，午后雷阵雨，俯身采摘西红柿嗅闻到的芳香，风吹过时树叶掠动，清晨竹叶尖端的露水，孩子的笑容，一朵即将开至沉堕而不自知的花，一个以此遗忘世界的亲吻，以及黑夜中无人知晓的泪水和心碎……所有本真的存在令人内心震颤。没有其他人世的方式，能比这些更使人觉得美和哀愁，更能感受到生存的谦卑和尊严。

有人说，如果不知道回去哪里，心就如同无根的兰花。口号和概念组成的世界，使人忘却根本所在。情感变幻无常，却是突破规则界限得以让人接近自我的稀少机会。喜悦，抚慰，需索，依赖，分隔，决裂，性爱，自我发现，寻找，放弃，宽恕……种种组成试图让人明心见性。

时间有限，追索生命的诚意和真实，比什么都重要。

这是我想写一个形式专注且立意单纯的小说的原因。

这个小说，讨论通过情感和行动的试炼而得到的关于人与自我、外界关系的见证。这个命题我感兴趣。它其实是关于人的个体存在，关于叛逆心灵置身及对峙工业化社会和堕落时代的代价。最终我们一直在寻找的是精神的故乡，而非一个俗世的时代之中的位置。

这个小说，目前写过作品中篇幅最长。它并非一个流畅起伏引人入胜的故事。无关的话，说得太多，有关的话，又说得太简。全无章法，随心所欲，阅读需要更多耐心。这也许是一种任性，成年人的任性，其属性是一意孤行。我未曾想大幅修改这个小说，事实上，越到后来越觉得它无法修改。就让它以固有的个性和气质，坦然存在。

文中有多处城市和山村的虚构和重复，人名的重复，具体时代的隐没，不必一一对号入座。时空界定对这个故事来说不重要且可被忽略，它们不存在。我想以此表达人世的命运有诸多相通之处。

书中故事和青春或憧憬已无什么关系，也并非浪漫愉悦。呈现更多的是成年人的阴影、考验、损伤、辗转反侧、困顿冲突及难以言尽之处。人与时间并行，渐渐看清心灵的复杂褶皱和层次。也只有历经世事之后，理解力才能够穿透表象抵达本质，并试图给予一切宽谅。写到《春宴》，内心清朗。这并非指它是属性清朗的作品，相反，它代表的是一条于黑暗中穿行的道路，黑暗本身是它的内容，且这黑暗部分也是容易引起误解以至不悦或不适的。人在对苦痛和阴影有所承当有所体悟之后，才能真正理解其所映衬的那一道纯净自若的光。

我在小说中并不倾向给出结论。即使是有所逾越和挑战的感情，尽头也隐藏多面难辨的人性暗涌。深邃，错落，明暗对半。这同时也是一种美。

《以赛亚书》说，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，炼尽你的渣滓，除净你的杂质。一个故事的发生，在于印证心所需要经历的冒险：独自支撑，摸索前行，穿越迷途，在道路尽头瞭望光亮深长。以肉身和情感遭受试探的方式，而非其他肤浅虚假的方式。

写作十年，加诸身上的标签无数，我对外界言论无兴趣，也很少发言或说明。书的读者，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、七十年代、八十年代、九十年代，跨越的时段迭合交集。显示在不同年龄、身份、地域、国度的人与人之间，自有一种深沉、朴素而靠近的内心理解，是各自情感和记忆的联结。如同万物同归的沉静属性。这是我写作的动力所在，也是它应该抵达的本源之地。

这个故事，给予所有期待、行进、破碎或完成的恋人、情人、伴侣们。爱没有对错、真假、是非。它是人对自身的探索、实践和验证。它不持原则，无需评断。它最终是一种洞悉，一种原谅。

谨此纪念我们的生命里，出现过的每一个爱与被爱的人。他们带来的种种，一切均是为了帮助我们行进、生长、完善、纯净。这是相爱的使命。

阅读如同照镜，各人担当自己的担子。只希望你在故事中有所得。谢谢。

安妮宝贝

2010 / 8 / 25 晨 8 点 51 分 北京

目录

新版序	像一个人独穿隧道	0
初版序		0
第一章	歧照。书信和写作	0
第二章	庆长。白鸟	1
第三章	信得。月山梅枝	4
第四章	庆长。一座消失的桥	7
第五章	信得。清远山	10
第六章	庆长。秉烛夜游	12
第七章	庆长。揭开丝绒布	14
第八章	信得。夜航与书	18
第九章	庆长。爱是深沉的幻觉	20
第十章	信得。看不见的存在	23
第十一章	庆长。这里如此之美	26
第十二章	歧照。孤岛	30

第一章

歧照。书信和写作



1

清晨八点半，我在上海站坐上开往歧照的列车。

乘客不多。一些时间睡觉，一些时间喝水和观景，一些时间思考不着边际的问题。九个小时后，火车抵达秋天的歧照，正是北方黄昏时候。下车，出地道。出站口两扇敞开木门，一角灰白色天空。暮色四起。广场上出租汽车和三轮车颇显冷落，生意寥寥。低矮旧楼被雨水洗刷成暗色，路边耸立广告牌上，词汇带有时光倒退三十年的落伍气息。我的精神一振，知道来到正确的地方。

在广场。我拖着行囊搭上一辆出租车。

司机是沉默中年男子。歧照本地人，很多有一张长形脸，眼角细长，颇有古风。圆脸和方脸很少。经历多次动荡变迁之后，歧照被强行赋予偏激的想象和论断。他们有狡诈的骗子、案犯，在其他省份名声不佳，备受排挤。当地人同时保持古都大气风范。踏实，淳朴，习俗中诸多风雅之意。这令人费解，除非亲身经历，否则歧照人始终是一个传说式误会。

出租车在街巷迂回穿梭。新区在城外田野开发，矗立起崭新高楼，大多是政府机关单位。老城区落魄困顿，人口密集，市井气浓厚。居民楼阳台堆满生活杂物，晾晒各式衣服，摆放凋谢的植物。泥地街道，老

人把婴儿放在竹制推车中，在汽车开过的飞扬尘土里走动。妇女穿着睡衣提着塑料袋购买食物回来，头发没有梳理，脸色晦暗。男子在路边修理铺污水旁边昏昏欲睡。

预定的旅店清风楼，一家老店。沦落为蜗居在老城区角落的廉价旅馆，早已徒有虚名。窄小巷子中的灰白色混凝土小楼，如同所有以临时心态搭建的建筑，苟且度日。接待处服务员，胖而迟钝的中年妇女，嗑瓜子看电视面无表情。走廊上铺陈一条化纤地毯，大红色触目惊心。也许从未得着过清洗。

据说歧照人的固执，在于不管这座城市被战争或洪流毁灭过多少次，他们都会凭借记忆在每一处确定过的位置上，重新建筑，把它复原。这意味着清风楼旅馆虽然旧貌荡然无存，不再回复当日风情，但位置却可能没有丝毫偏差。我选择住到这里，也不过因着一种天真的憧憬。以为自己对这座城市的想象，将以一种准确无误的空间感重新构建。

用钥匙打开门。二十平米房间，单人床，写字桌，一把椅子。墙面粉漆剥落，悬挂一幅黑白照片印刷作品。往日歧照旧貌：低矮小楼，小街道骡马拥挤，各类挑担或步行的路人神情木然。卫生间抽水马桶污迹斑斑。搪瓷浴缸和浴帘余留暗色污斑，是血迹还是呕吐物无从分辨。盥洗池镜子边角碎裂，我伸出手掌，擦去镜面薄薄一层尘土。打开临河小窗，外面是流淌的桂河。一条黄昏暮光中平静的大河，闪烁隐隐波纹，呈现闷浊灰绿色。

清风楼往昔的雕栏画阁邀请昂贵的工匠精工细作。门前用时鲜花束搭起巨大花架。走廊上悬挂纱质灯笼，布满奇花异草。严格挑选过的茶和酒，令人流连忘返。歌伎年轻貌美，技艺精湛。客途中的旅人，所得慰藉不过如此。人生短暂，快乐难求。欢歌轻舞，且度今宵。一座酒楼

汇聚人对现世所能持有的欲望和热情。

如今。往昔荣华和风情烟消云散，一去难回。

它成为藏污纳垢之地。

2

每一个夜晚。夜半时分，过道里有高跟鞋和杂乱脚步移动声，年轻女子如同鱼儿畅游在夜色里。长时间封闭无声的房间，此刻释放出喧杂声响：争执，殴斗，交媾，粗暴碰撞，吃吃笑声，歇斯底里的大声叫喊，酗酒之后男子的呓语，不明所以的哭泣，起哄，呼应……从不安宁。如同一处树木幽密野兽出没的森林，一片空旷无际风声呼啸的沙漠。夜色点燃簇簇燃烧火苗，以炽热骚动，突破白日庸碌乏味。

即使有人在走道里疾呼救命，或有女子大声惨叫，也从不会有人出来察看或试图阻止。我在枕头底下藏了一把水果刀。当然，半夜如果门外有持续轻声敲门，只能屏住呼吸不发出任何声音。

在这样的处境中，于某天深夜 11 点 43 分，我在电脑上清晰打出第一段文字：

当她感觉自己逐渐老去，如果试图分辨与以往最为本质的区别，无非是看待事物的眼光发生变化。仿佛突然之间眼睛被擦亮。有人这样比喻年龄跨越过三十岁的心得。以此看见幻象以及妄想的无处不在，看见事物在一种慢慢毁坏过程之中。毁坏到一定程度，虚空破碎，单纯完整的初始再次呈现。这是一次漫长的周而复始的循环，其长度和密度超越人所能计算。这是属于时间的奥秘。

3

写作具备一种与个体之间密不可分的危险关系。

写字楼白领，办公室里热火朝天，一旦下班，即刻回归日常生活，与工作撇开瓜葛。写作者，在写不出任何一个字的时候，生活也只为写作而存在。即便没有在书桌前打开电脑，独自在街巷游荡无所事事，做着一切琐碎事务，一个写作者的躯体、心、头脑，仍与内心那团火焰互相纠缠、联结、搏击。

从事写作，注定被搁置在结构化社会机制之外。这是一种孤独的处境。关于孤独，有个日本禅师比喻，它是习惯每天早上洗冷水澡的人，打开水龙头接受第一次冲击时仍会浑身颤抖的激灵。是这样的存在。与它迎头碰撞心有戒备，不会消亡，不会麻木，也无法回避。

在被长久的孤独冲击和与之默默依存的过程之中，我看到面容呈现变化。眼神，唇角，表情，举止，线条和轮廓，一种持续的缓慢的最终鲜明确凿的凸显：抑郁寡欢。格格不入。对峙。退却。

有三年时间我无法写作。无法在电脑里打出一行完整的字。远离人群，也几近被世间遗忘。

当我开始质疑写作，其本质是一种自我怀疑。也许，我觉得自己老了，喜欢旧的逝去中的事物，喜欢复古的端庄和单纯，不接受新兴改造、科技、俗世愉悦、衍变中的价值观、时髦、流行口语……所有被热衷被围观被跟随的一切。也不信服于权威、偶像、团体、组织。周遭种种，令人有错觉，貌似精力充沛更新换代，内里却是被形式重重包装的贫乏和空洞。